

## § 兩平行線



這個世界，有些人永遠不會有交集。

[傳奇 幾何篇]

尺規作圖：

過直線  $L$  外一點  $A$ ，作一直線  $M$ ，通過  $A$  且與  $L$  平行。

希波克拉底回家途中就想著這個問題。

他只是奇怪，這麼簡單的命題有甚麼重要，無法意識到這命題將延伸到 2000 年後改變了人類對宇宙的看法。

法。

到了天文數學館，遠遠地就聽到德謨克利特與恩諾皮德斯在激烈爭吵。

恩諾皮德斯沙啞的聲音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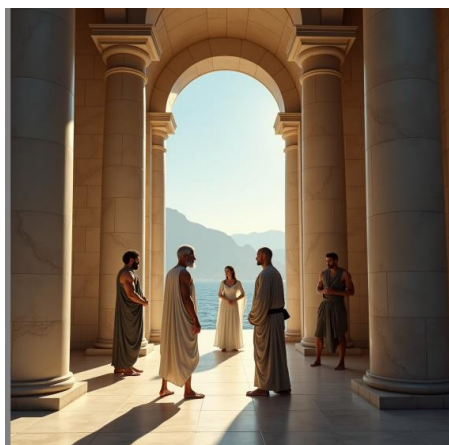
「希望雅典能減免希俄斯的稅金與勞務！」

德謨克利特：

「與斯巴達抗衡，軍需龐大，而且若減免希俄斯，其他城邦必定起而效尤，這是上層無法接受的。」

德謨克利特的聲音由委婉慢慢變成高亢，大概爭執太久了。

推動希獨有兩個勢力：希俄斯本土貴族以及推波助瀾的斯巴達。



阿列特亞站在天文數學館的陰影下，靜靜望著眼前的爭吵。

初來乍到，她尚不習慣希俄斯這種半山海半城邦的政治語調，也分不清這些人物與希波克拉底的過往牽扯有多深。

她只知道這些人言語如兵刃，隱隱透出血腥味。

她的目光，掠過室內一角，落在那位立於門邊的男子——他身穿簡單布衣，卻挺立如弓，右手垂在劍柄旁。

那人似乎也瞥見了她，但沒有任何表示，只是將手指壓得更緊了些。

她不認識他，卻敏銳地意識到：

他不認識他，卻敏銳地意識到：

這人與希波克拉底身邊的人不一樣，不是土生土長的希俄斯人，一個帶有戒備氣息的護衛。

德謨克利特：

「這樣說吧。斯巴達已經滲透進來了，我不妨告訴你，裴夏、阿芙蘿、莫妮卡都是斯巴達的刺客，她們的首領就是鐵匠色諾分。」

「嘿，你怎麼不順便說亞齊娜、阿斯帕希亞呢！」恩諾皮德斯被捉到辮子，有點惱羞成怒。

聽到莫妮卡，希波克拉底心中一時錯愕。

對於雅典或斯巴達，希波克拉底從不靠邊站，希波克拉底是希俄斯人。

莫妮卡是否刺客都無所謂，當一個人一無所有，民主、自由遠不如一壺酒。何況，由誰定義民主，雅典還是斯巴達？

政客只關心他們的權勢與財富，誰擋了誰就是敵人。

「兩位冷靜一點，都坐下來吧。」希波克拉底走進天文館打個圓場。

「都是為了謀求世界的和平安樂，這不是你們聖教士的天職嗎。何不各退一步，想想有沒有兩全其美的方法。

要不，多為亞齊娜、阿芙蘿想想吧。」

聽到亞齊娜、阿芙蘿，德謨克利特與恩諾皮德斯就都坐了下來。

「我也不想這樣。」兩人幾乎同聲說道。

亞齊娜與阿芙蘿才是真正的道理，這一點，希波克拉底非常明白，此刻，思念莫妮卡的心深刻起來。

阿提聽到希波克拉底的聲音，臉上沒有變化，卻仔細審視著這裴夏暗地愛戀的傢伙。

這人話語不急不緩，連打圓場都像在說服數學定理。

他不信這人只是單純的中立，但恩諾皮德斯卻似乎對他頗為倚重。

阿提沒有動，只悄悄轉頭看了那女子一眼。她依舊站在原地，神情平靜，眼神深不見底。

德謨克利特與恩諾皮德斯就是兩條平行線，雙方代表的利益沒有交集。  
希獨是一條死胡同，也許只有死亡能提醒世人：幸福稍縱即逝。

德謨克利特與恩諾皮德斯後來召集修昔底德、高爾吉亞、狄奧多魯斯、阿斯帕希亞研商，希波克拉底藉口有貨物要安排整理就離開了。

希波克拉底與莫妮卡本來也是兩條平行線，聽說在宇宙的盡端兩平行線是會有交點的。

誰說的？好像是畢達哥拉斯。

在那間充滿爭吵與思念的屋子外，有兩條年輕的影子未曾交集。  
阿提如同山崖上的守衛犬，而阿列特亞像是從月亮降落的觀察者，彼此從不同的世界注視著對方，但不語。

若有一天命運交錯，這份無聲將化為劍鋒或盟誓，誰也無法預言。  
但此刻，他們只是彼此命途中的兩條平行線，一如這城邦之中諸多看似無交集，實則早已佈局好的未來。

女人是獵人的陷阱。

德謨克利特、恩諾皮德斯、狄奧多魯斯，然後希波克拉底接著淪陷了。  
女人是城堡也是避風港，需要守護同時得到溫暖。  
思念是一種無止境的夢，有時候在晚上，有時候在白天。  
不知道莫妮卡這幾天過得如何。

希波克拉底甩甩頭，希望能甩掉思念，拿起木棍打一趟煙雨江湖。  
雲步開襟、劈山斷流、橫掃千軍、燕子穿林、盤龍轉柱、回風抱月。  
崩、劈、挑、砸、撥、掃、抄、掛、撩、刷、纏、粘、點、絞、捋、挎、掄、晃、雲、蓋、封、閉、撐、架。  
剛柔相濟，沾連纏繞，化發相隨，變幻莫測，正是運勁如抽絲，發勁如放箭。  
一趟棍法打得淋漓盡致。  
最後，借木棍為梯，登上樹頂，睥睨大地，呼嘯一聲 驚動群鳥亂飛。

後記：

平行公設又稱為歐幾里德第五公設。